

擷英集

目次

1

一個夜間的故事·····	桂芳	一
黃雀之類·····	珠紅	六
野渡·····	柯靈	九
丐婦·····	鐘望陽	二三
小貞去了·····	錢今昔	六
尋夢草·····	許沐	一九
海洛英·····	白秋	三
一家一家就這樣的散了·····	流金	七
晚會·····	柏山	三
無葉的園圃·····	莊勤	三

末路	鍾昌年	四
住	蒔蘿	四
南京詩鈔	楊晉豪	四
囚綠記	陸蠡	五
養生記	石實	五
春天小品	陳歌辛	五
石龍——柳州	巴金	六
永不望你——南大	張葉舟	六
完了的日記	王煜	七
逆旅	柯靈	九
一個戰士的死	錫金	九
心上的暗影	風子	九
血債	司徒宗	一〇

夜行人	羅昔	一〇三
生死抄	風子	一〇五
心的故事	風子	一〇六
琴音	楊朔	一二二
貂狗	丁諦	一二四
帶花救難	吳東	一二八
鷓鴣聲	羅昔	一三三
童年	風子	一三五
布穀	薛蘿	一三七
送禮	文宗山	一三九
香君	非司	一四三
荷同志	米田	一四五
焚香	李輝英	一四九

一篇偉大的作品.....	鐘望陽	一三
爆羊肉嗎.....	錢志英	一六
小冤家.....	陳駿	一七
政治指導員.....	高挺	一八
懲 奸.....	張葉舟	一七
陶然先生.....	舒昂	二〇
她.....	桂芳	二四
落 花.....	野驢	二五

一個夜間的故事

桂芳

我算是在那裏看書，一個個字面從我的眼前跳過，但一段看過，還需要重新看起，我忘了這裏面講的是什麼。也不知怎的，眼睛老望那隻鬧鐘，已經快十二點了，爲什麼他還不同來？

爲什麼還不同來？媽媽的鼻鼾比往常更響亮，也更急促；是夢着恐怖的夢？是在跟別人生氣？二層閣樓的鼠的跳竄在今晚聽來也特別煩躁。我老是想着他，莫非他在打牌？在喝酒？他可從沒這種習慣。看電影，上朋友家談天，也該是回家的時候啦。上那兒去呢？除了知道他是幹正經事以外，我不能確知他的去處。

我手裏拿着書本却留意着外面，每輛黃包車或汽車的駛過，都逃不過我的聽覺，也細細地分辨着各種足音：朝東的，朝西的，布鞋還是摩登女人的高跟鞋？每一次可能是他的聲音，我都寄以殷切的希望。可是，我聽不到他的歸來！

馬上就要回來了罷？無論如何，他總得趕在戒嚴前回來。我想起來哪？那夜，他也不在十二點二十分剛趕到嗎？說不定他嘻嘻哈哈的走在路上，還笑我過慮呢。是的，準是這情形了。一想到這裏，所有我的担心和焦急彷彿被一陣清風都給吹走了。赫，這不是一輛黃包車在弄堂口停下？鐵門開始移動，接着是熟悉的步聲，割破了這靜寂的夜空。被過分的驚喜支配着，我近乎有些顫抖，要去開門了，但一下子所有我的熱度從沸點馬上

降到冰點。我聽到隔壁人家的鑼門聲之後呢？自然是讓別人迎了進去。

我懷着受騙後的憤怒，怪那熟悉的步履不該像他，還嫉妒別人的獲得勝利，而剩下的我，却仍是孤單地，爲恐懼和憂慮侵襲着，我受了失望的打擊。

突然的一種刺耳的響聲驚擾我，不會是救護車送他回來受了傷？這怎麼可以呢！幸虧我立刻意識到那原來是鬧鐘在那裏鬧。十二點一刻，要是——要是再過一刻鐘不來，那將是怎樣的情境？

我不敢想象下去。

我重複一遍，他不愛打牌，從沒上過舞場，也決不會喝醉了酒迷途，想不出他可能勾留的地方除了他的朋友，但誰呢？如果他有重要的事情非到這遲不能走或有什夜的必要時，那他準會想到我在擔心，也準會打電話安慰我的。然而，現在……

我走到了電話機旁，等待着鈴聲的振動。電話機兀立着，默默地，齊齒牠的一絲聲音，彷彿在那裏示威，驕傲。像鬥敗了的蟲子似的而重新縮在一把椅上。

五分鐘又過去了。

還是找他去罷，我匆匆穿上大衣，可是上那裏找他？

忙亂地在他的抽屜裏找一本小冊子——他的朋友的地名錄，所有的東西全給翻出來了，只少了這冊子，也許是給他帶在身邊了罷？我把自己的那本拿出來，每一個名字都仔細地檢閱着，一面儘我的可能救命。

地記憶，我雖不能認識他的全部朋友，但比較接近些的，我都知道，逐一地思索過去；這個大概不會和他在一起，那個不必碰着他，另外一個更沒有會面的需要；忽然，我想起W先生，依稀記得他曾經說過，要和W先生談談，他家裏離這裏近，時或來來去去，又有電話。打個電話去問問看，或許在他家裏，對咧，有希望，事實上我也只有這惟一的希望了。

顧不得禮貌，也顧不得半夜三更去驚擾人家，我興沖沖地撥了W先生的電話號碼。他果然在家，竟也沒有睡，而且接電話的就是W自己。這一着我以爲準有了把握。

「××在不在你家裏？」

我幾乎是用了顫抖的聲音，顫抖中我也聽得出自己的喜悅，我將要獲得了肯定的答覆，這不就解決了我所擔憂着的問題？

「沒有一個客人在我這裏，什麼，他不見了嗎？」

我幾次叮嚀他別跟我開玩笑，是不是真的不在？他都以嚴肅的態度重複他的同樣的答語，而且斬釘截鐵地加了幾句：

「我看，他不會回來了，不是已經過了戒嚴時間了嗎？連汽車都不許通行，因爲現在是正月啊！只好等明天再說了，說不定明天一早就會回來，但要是發生別的變故，那就……那就……你此刻也不必找他去，這是徒然的。」

爲什麼是從他爲什麼用不着找他而且我的錶上明明只有十二點過二十五分不是還有五分鐘的後希望「已經」戒嚴是他恐嚇我的這傢伙壞蛋我疑心他是幸災樂禍故意給我絕望的難堪他那些假意的安慰是嘲笑是戲弄我賭氣那樣的掛斷了電話我立刻又撥了95678（問鐘點處）對方的聲音反覆覆覆地報告：

twelve — thirty three 「十二點——三十三分」

也是個壞蛋，怎麼時間過的比往常特別飛快，可是我却不得不服從她，把我的錶撥快到正確的時間，開始相信已經戒了嚴。

我伏到陽台上去。水泥的欄干接觸着我的手臂是冰樣的冷，弄堂裏死去般的沒一些氣息，管門巡捕傍着他的木屋在那裏打瞌睡。木屋邊的鐵門緊緊地上着門，沒一扇窗戶有一絲燈光，也沒半個人影有半滴笑語。我寂寂地踱回房裏，又寂寂地踱到了向街道的窗口。

街燈下映着的是巡查戒嚴的武裝巡捕那修長的身影，裹着綳帶的腿，踏着沉濁的步伐。磚石的房屋默默地聳立着，對門校園裏的樹木也在嘆息牠們的寂寞，光線較暗的馬路中，有幾隻貓大模大樣地散着步；黑的雲，黑的天空，一切都在黑色包圍中。風從我的領子吹進去，禁不住打了個寒顫，天哪！我還能等得他的歸來嗎？

即使他事罷欲歸，也怎能逃得掉這巡捕的戒嚴的難關？即使能僥倖逃得過一個巡捕，也怎能逃過每一

條十字路口的遺許多，他沒有通行證啊！而且連我的找他也爲了同樣的原因，成爲不可能。「汽車都不許通行，」我只有完全絕望了，也不得不承認W先生的冷酷可是理智的斷語：「他不會回來，也不必找他。」

沒有辦法我還穿着大衣幹什麼？脫了來掛在櫥裏。

可是他倒底在那裏？會不會出了變故？不會的罷？但在這不合理的社會裏我又憑着什麼能担保得住？要是萬一——萬一出了變故，那怎麼得了？

心劇動地跳着，按按自己的脈搏，跳得飛快的，我發現自己是在驚慌着。

我預備坐過夜等他，努力使自己鎮靜下來，重新拿起我以前在看着的書本，想用書本裏的故事吸引住我的注意力，可是不行，我定不下心來，一個個字面從眼前跳過，還是不知所云。我憶起了一個同學的被捕和另一個朋友的失蹤，也是同樣的認爲不可能當這消息開始傳到我的耳膜的時候，但後事畢竟被證實了，而且繼續傳來的是他們遭受極度殘酷的刑罰，被打斷的骨骼，血，碎裂的皮膚，竟至於……這有什麼說的，可能的事在這個世界裏毫不留情地變成現實，我戰慄了。漸漸地，漸漸地，在這些密密地排着鉛字的紙面上，我看見了他的面影，是那麼憔悴，蒼白，疑懼的眼睛裏充滿着淚水，旁邊站着惡魔似的怪物，拿在手裏的是刀、槍和皮鞭，呀！這不是怪物在鞭打他，在殺戮他？一個純正的青年在武力底下忍屈受辱？我不能耐着心腸看下去，我丟掉了書本，四週圍還是依樣的死寂。

我試試看把我的焦急的情緒記下來，我也試試看閱讀那些最美麗的彩色畫，但都失敗了，儘管我怎樣

消遣自己，還是排遣不掉我那可怕的惡念的襲襲。

他的面影老在我面前恍惚。

一點鐘了，至少，他在今夜是不再歸來的哩，我怎麼挨過這一夜？

朦朦朧朧地連自己都不知道在想些什麼。忽然，我醒過來，原來我的太疲乏了的精神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經打了瞌睡。我彷彿做了許多夢：可怖的，變慘的，但我都記不十分清楚。看看鐘，已經快五點，黑色的天幕邊開始透露了些微曙光。我到他的臥床書房里找了一遍，仍舊看不到他的踪跡。總快回來了吧？我伏到窗口去望他。

查戒嚴的巡捕已經撤退了，一些鄉下佬裝飾的挑着青菜蘿蔔的攤子匆匆地走過，也有拎着水壺去泡水的。人們開始了活動，街道也逐漸在恢復活氣，從校園裏的綠樹叢中看過去，血紅的太陽慢慢地有上升。我伏在窗口等着他的歸來。

魯迅風

黃雀之類

珠紅

在江南七十二個濱港（註一）流穿起半個瀟湖，七十二村莊，它們鑲生在一派富庶的水鄉。暮秋，船上堆滿了肥綠的裙帶草，蘋草。『繡網頭』（註二）吻着碧藍的湖波歸來；這一條條從濱港淨

游來的有如許肥沃的食料，經莊稼人施捨給田地，想望中讓來年它們會吐出太好的米糧來。

這一條條臃腫地浮游進來，一抹餘暉正自湖面飛向天心，大江裏「緯網頭」又一隻隻輕巧地駛向湖裏去。

湖水在身邊汨汨細語，蘆葉也在身邊蕭蕭絮話；但船上的年輕人却沉默着，船停在湖與蘆灘邊緣。

暮色裏，年輕漢子在後艙吸殘管旱烟，一朵朵青色的烟圈隨風飛進蘆葦，或是溶失在湖水。在未濃的夜色裏，另一個，他像座希臘的雕像，站在船頭上凝視那西北方水天一色的灰白。

看好一里路外濃密的大蘆葦灘上，有數不清的飛鳥的影子在飛旋。它們飛落下來但立刻又猜疑地驚飛起來，又在另一個地方飛落，一次又一次，它們彷彿不易找到「安定之區」。

但是，就在它們棲息的灘邊，正窺伺着侵略者，奸惡的鷹，還有網兜和蘆雀燈（註二）呢。

夜一絲絲的濃重。深黑色的樹林吞沒了灰白色的村屋，悄悄地又向平滑的湖面移來，湖全給陰黑啦，應該是一陣細雨隨風飄落了。雨浸濕了年輕人的衣裳，頭髮，一陣涼濕的感覺，年輕人的精神抖擻起來；屢次驚飛的黃雀，這一下是再也不想飛了，閉起眼皮瞌睡，和平的夢擁抱着黑夜一起飛來。

站在船頭上的漁翁來悄悄地告訴船尾的：

「今晚黃雀全「落葬」（註四）在湖蘆地蘆灘上。」

嗎？讓我們醒過來；我們所棲息的祖國偷進了×騎。身邊已遭際到了死亡的災禍，我們祖先「落葬」在這裏，這裏是我們所「落葬」的自己底國土。要保衛自己，保衛祖國的土地！

驚飛起來了的同胞，今日披著同一底命運棲息在這裏，不要忘却×人的大網正張開着，多少張鷹嘴一聲聲奸叫的陰險，這是×人所以豢養出來的。我們會買了「出國證」繞飛到×人的網裏去，也還有些竟想望在×人的大網裏再做上一刻和平的夢，像這樣我們竟甘心做「黃雀之類」嗎？

『不！』今天，我們一致的高呼吧：『不做！』

只是，我們挺熟悉的地方是江南秀麗的家園，我們要回到瀟湖邊這一片富庶的水鄉去；但是，我 只有 一條路——靠自己的胳膊打回去！

（註一）通湖的小河。

（註二）一種水鄉農家的小船，用竹篙撐的，進行極速。

（註三）晚上，捕捉黃雀的，一種用以照明的油布檯燈形燭燈，掛在胸前，只有一面露光。

（註四）是就「歇宿」的意思。

香港大公報

你可曾經歷過浙東的水村——那是種水晶似的境界。

村外照例傍着個大的湖泊，一片烟波接着遠天。跑進村子，廣場上張滿着漁網，划船大串整齊的泊在岸邊。小河從容向全村各處流去，左右築迴，帶子似的打着巧妙的花結，把一個村子分成許多島嶼，若爬到山上鳥瞰一下，恰像是田田的荷葉。——這種地理形勢，鄉間有個「荷葉地」的專門名詞。——從這片葉到那片葉，往來交通自然得借重橋梁了，但造了石橋，等於在荷葉上釘了鐵鏈，難免破壞風水；因此滿村架的都是活動板橋，在較闊的河面，便利用船隻過渡。

渡頭或在崖邊山脚，或在平曠野岸，鄰近很少人家，繫舟處却總有一所古陋小屋臨流獨立。——是「搖渡」那必係路亭，是「搖渡」那就許是船夫的住所。

午後晝靜時光，溶溶的河流催眠似的喝着，遠處間或有些鷓鴣聲蟲聲。山脚邊忽傳來一串俚俗的歌曲，接着樹林裏閃出一個人影，也許帶着包裹雨傘，挑一點竹籠担子，且行且唱，到路亭裏把東西一放，就蹲在渡頭，向水裏撈起繫在礁上的「搖渡」繩子，一把一把將那魁星斗似的四方渡船，從對岸緩緩曳過，靠岸之後，從容取回物件，跳到船上，再拉着繩子連船帶人曳向對岸。或者另一種「搖渡」所在，荒徑之間，遠遠來了個外方行客，慣走紅湖人物，站到河邊，揚起喉嚨叫道：

「擺渡呀！」

四野悄然，把這聲音襯出一點原始的寂寞，接着對岸不久就發出櫓聲，一隻小船咿咿呀呀的搖過來了。

擺渡船的彷彿多是老人，白鬚白髮在水上來去，看來極其瀟灑，使人想到秋江的白鷺。他們是從年輕時候起，還是老去的英雄，游遍江湖，破過運命的羅網，而終為時光所敗北，遂不管晴雨風雪，終年來這河畔為世人渡引的呢？有一時機我曾締視到一個渡船老人的生活，而他却像是極其冷漠的人。

這老人有家，有比他年輕的妻，有兒子媳婦，全家就住在渡頭的小廟裏。生活雖未免簡單，暮境似不算荒涼；但他除了為年月所刻成的皺紋，臉上還永遠掛着嚴霜似的寒意。他平時少在船上，總是到有人叫渡時方纔上船。平常絕少說話，有時來個村中少年，性情急躁，叫聲高昂，追促一點，下船時却得聽老人喃喃的責罵。

老人生活所需，似乎由一村中大族祠堂所供給，所以村人過渡的照例不必化錢，有些每天必得從渡頭往返的，便到年終節尾，酬謝他一些米麥糕餅。客幫行脚小販，却總不欠那份出門人謙和禮數，到岸時含笑謝過，還掏出一二銅子，瑣瑣一聲，丟到船肚，然後挑起担子搖着鼓兒走去。老人也不答話，看看這邊無人過渡，便又寂寞的把船搖回去了。

每天上午是渡頭最熱鬧的時候。太陽剛升起不久，照着翠色的山崖和遠岸，河上正散着氤氳的霧氣，趕市的村人陸續結伴而來了，人多時儼然成為行列，讓老人來來回回的將他們載向對河。太陽將直時從市上回村，老人就又須忙著把他們接回。

一到午後，老人就大抵躲進小廟，或在廟前坐着默然吸他的旱烟，哲人似的許久望著遠天同款款的流水。

天晚了，夕陽影裏又有三五人影移來，寂寞而空濶的叫道：

「擺渡呀！」

那大抵是從市上溜達了回來的閑人，到了船上，還刺刺地識着小茶館裏聽來的新聞，還有些評長論短的意見，講到得意處，清脆的笑聲便從河上飛起。但老人總是沉默着，咿咿呀呀的搖他的渡船，彷彿不願意聽這些庸俗的人事。

一般渡頭光景，似乎總使我十分動心。到路亭，閒坐一刻，岸邊徘徊一陣，看看那點簡單人事，覺得總不缺乏值得咀嚼的地方。老人的沉默使我喜歡，而他的冷漠却引起我的思索。豈以為去來兩岸的河上生涯，未免過於拘束，致令那一份渡引世人的莊嚴的工作，也覺得對他過於屈辱了嗎？

魯迅風

巧婦

鐘望陽

這時候，正是這個大都會開始熱鬧的時候呀。

一年半前，這裏天空中底轟隆的砲聲，現在，已讓游龍般的霓虹燈光，夢幻一樣地消滅了，消滅得一點也沒留下痕跡！

人們帶着滿面底春風，雖然在這嚴寒的冬天裏，可是女人們底粉臉，正在雪一樣白的毛皮領子裏，堆出